

超越虚无主义：马克思与尼采批判思想比较

李颖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虚无主义意指现代化进程中崇高价值式微的文化现象,是现代性反思的重要话语。尼采和马克思认为虚无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人们不能通过本质力量对象化确证生命的自由特性。尼采希望通过重估一切价值而释放生命本能的活力,但他把人局限在第一自然,看不到人的第二自然“社会性存在”,也就无法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力量源于何处,去向何处,结果走向“英雄史观”。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出发,把虚无主义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为超越虚无主义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

关键词: 虚无主义; 马克思; 尼采; 批判思想; 比较

中图分类号: B0-0; B51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9)08-0084-06

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因此,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人能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命活动中享受生命的精彩,感受人生的崇高价值。然而,每当人们对生命意义进行反思时,“人间不值得”的说辞就会引发现代人的广泛共鸣。尼采用“虚无主义”、马克思用“异化”“物化”“拜物教”等概念揭示生命意义感的丧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运动的必然代价。“物化”与“虚无”成为现代性反思的核心范畴。作为晚外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一直试图开辟一条“以人为本”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意味着人们会越来越关注生命意义问题。马克思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剖析,为我们规避虚无主义,创建中华新文明,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阈和智力支持。

一、虚无主义：现代性反思和西方文明自我批判的重要范畴

虚无主义(Nihilis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

“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系指万物虚幻、虚无的意思,是尼采哲学的核心范畴。尼采在《权力意志》一书中说:“虚无主义是绝对的无价值状态”^[2]。尼采通过“虚无主义”这一范畴批判启蒙运动罢黜上帝、高扬人的理性导致了“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尼采还指出“虚无主义是一个价值贬值的历史性过程”^[3],并石破天惊地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推进到了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质疑,矛头直指西方文明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对理性的抬高已经开始贬抑人的非理性的、原始的、本能生命的价值。柏拉图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感官世界”的“理念世界”,并论证前者是“虚假的”,后者是“真实的”。尼采指出,基督教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感官世界”换成“上帝之城”和“世俗之邦”,让人们追求虚幻的生活、厌弃现实的生活,将“自我欺骗”推向了极端。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反对宗教蒙昧,似乎恢复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但是康德认为既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就应将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物自体”是存在于现象背后人无法经验到的

收稿日期: 2019-03-14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诠释学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研究”(15NDJC090YB);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研究”(18BKS119)

作者简介: 李颖(1972—),女,浙江绍兴人,博士,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体”。但是这样一来，“真实世界”被笼罩在怀疑主义的浓雾之下，变得比以往更加苍白。德国哲学家雅各比敏锐地指出康德哲学必定会陷入虚无主义。果然，实证主义将研究范围局限在经验世界，把不能够实证的问题视为“伪问题”^[4]。叔本华把康德的“物自体”换成非理性的生存意志，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生存意志的活动结果，人在生存意志的支配下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及其悲观主义哲学把虚无主义推向了极端。

马克思没有像尼采那样把虚无主义跟整个西方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但他通过研究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用“物化”、“异化”、拜物教等概念揭示了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他生动地揭示了工人仅仅维持“肉体的存在”的悲哀状态：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5]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之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6]。

总之，马克思和尼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现代世界正被一个虚幻的力量包围和左右，揭穿这种虚幻还原世界的真实，甚至进一步打破虚幻的笼罩和统治，呈现一个真实的意义世界，是他们的共同追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尼采的“超人”究其本来意涵来说都是超越虚无主义的^[7]。

二、面向现实的无能：马克思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症候剖析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一些人的生命力量不够强大，不能把握和直面现实。现实是不断生成又不断消失和毁灭，弱者无能应对就给自己虚构了一个“纯粹的世界”，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我麻醉。尼采认为，“不恰当地对待现实，是衍生虚无主义的关键所在。勇敢、积极、健康、正确地对待现实，才有可能产生恰当、健康和高贵的价值与理想”^[8]。尼采还指出，弱者对虚假世界的想象伴随着对现实世界的道德化改造，把孱弱的东西“高尚化”，把彰显生存意志的东西“虚无化”。他因此提出，基督教是弱者的怨恨，是奴隶的道德。

尼采挖掘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把它归结于“弱者面向现实的无能”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不谋而合。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9]但是唯物主义在尼采这里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把弱者软弱的生存意志看作根本原因，只是责怪人们不该压制非理性和生命本能，不该弘扬奴隶道德，不该自甘堕落成为“末人”，这又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尼采触摸到了“现实”，却没有进一步分析现实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决定人的存在及其意识的。

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在于发现了虚无主义与生产力的内在关联，指出：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是人的物化、异化的根本原因。因为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意味着并非全部社会成员自由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都能够得到满足，一些人就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以便率先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历史阶段虚无主义的生成逻辑是：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为私有制的存在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与合理性，私有制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并推动社会分工、加剧劳动异化，社会分工和劳动异化意味着人的片面发展和被动性存在，意味着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丧失、人的世界的全面贬值。马克思还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因其主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在本质上是虚假的，难以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相反，在这种虚假的共同体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化价值有其现实合理性。

三、克服虚无主义的现实路径和主体力量

既然产生虚无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人面向现实的无能，那么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就是充分肯定人的生命力量，勇敢地直面现实，或在“永恒轮回”中，或在“不断进步”中展现生命的活力，确证生命的价值，这是尼采和马克思的致思理路。

（一）价值重估：对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价值澄清
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绝对律令”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人被抽象为纯粹的理性存在。不合理性的东西被视为妨碍自我实现的不利因素，被非理性支配的存在被视为非本真的存在。与之相反，马克思与尼采

否定理性的先验性,把“理性存在”还原为“自然存在”,高度肯定人的自然本能生命的价值。

首先来看尼采的突围。在尼采之前,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理论已经对理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但也把虚无主义推向了顶峰,其悲观主义哲学对尼采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尼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叔本华那个外在于人的生存意志看成是内在于人的力量之源,类似于“天人合一”,人就是生存意志的体现者和承担者。这样,叔本华消极被动的“生存意志”理论就被尼采改造成积极主动的“权力意志(或译为强力意志)”理论。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指出,权力意志虽然是本能、自发、非理性的,但也为价值创新提供了可能。人作为“权力意志”的载体,可以主动地去创造一切改变一切,人生不再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消极被动和痛苦不堪,而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机遇,有着无限的可能。尼采抨击以往的哲学都在压抑人的“权力意志”,使人无法享受创造新价值的快乐。

其次来看马克思的突围。马克思之前,包括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人都是从意识出发规定人的本质,把人等同于“理性、意志、心”。马克思则是从人的生命活动性质出发揭示人的本质肯定人的现实生命意义。自然人及其需求的满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源于肉体需要(物质利益)的这股力量推动着人们以某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去感知和改造世界,于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1]。马克思揭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具有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意义,而且揭示这一历史运动把人变成一种“社会的存在物”^[12],即不同于尼采语境中的第一自然的第二自然。现代化既意味着自然界的人化,又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化,因为社会分工与合作把人们现实地联结在一起,人的生存体验与社会的发展状态密切相关。

尼采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支配世界的根本力量,它无名无象,是一种冲动、激情,是神秘的怪物。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13]。

综上,马克思和尼采都通过批判理性主义而肯定了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价值,并且都指出人的现实生命活动具有非理性的特点。两者的区别在于:

首先,对这股自然力是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要求的看法不同。尼采把非理性的生存意志与人的存在一体化,认为人的意识、意欲都受盲目的权力意志的操纵,因而“没有目的”^[14]。马克思通过人与动物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人是“普遍的因而是自由的存在物”^[15];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6]。人的本质力量在劳动过程中对象化,对象化的结果是否合目的、能否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和生命价值,成为人的活动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不像尼采那样对人的理性全盘否定。尼采因矫枉过正全盘否定理性的价值,最终迷失于虚无主义。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会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理性乐观主义,为超越虚无主义提供了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其次,两者对这股自然力是否具有社会性的看法不同。尼采和马克思都讴歌自然力本身的强大意志和创造能力。不同的是,尼采认为这股力来自第一自然,是天赋的、原始的、盲目的。尼采说:“大自然拒斥观念,甚至拒斥最高贵的观念,赞同纯然的动物性存在。”^[17]马克思则认为这股力主要来自第二自然,即人类分工合作创造的社会。因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

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8]。人们通过社会分工进行满足肉体需要的生产，形成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不断集聚，具有无限的威力，虽然目前它“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19]。但由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股力量终将被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驾驭。马克思还指出，即使是言说个人力量，它也不是自然原始的，而是立足于前一代人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20]，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每一种社会器官对应于一种独特的本质力量。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生成都依赖于作为对象的“人化的自然界”的存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实现都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社会性存在、社会性生命的占有。

由此可见，第二自然的提出是马克思对尼采原生态自然观的理论超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批判当时空想的德国思想家们：“那些好心的狂热者，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21]现在看来，这个批判同样适用于对尼采的批判，尼采追求的就是这种原始的自由。

尼采和马克思眼中的自然都是“一个力的世界”，前者是原始的“强力意志”，后者是“生产力”，两者都追求更强、更大。但是，正像刘森林教授所说：“由于关注个人，尼采看到的自然进程就是轮回：只有种群才能摆脱生死轮回走向生生不息的永恒的继续、延续，成就一种生生不息的进程。”^[22]因而“尼采的‘力’是不断集聚和耗散着，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是不断的循环轮回，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处在不断地积聚之中，处在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呈现一种永恒的定态，这种定态虽然不是僵化或静止，但却是一种接近完美的状况”^[23]。

（二）直面现实：揭示人的现实活动蕴含的革命因素

在尼采哲学中，“虚无主义”分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前者意味着旧价值统治或旧价值崩溃时期，现实生命的衰落和人的价值的遮蔽；后者意味着直面旧价值已经崩溃，新价值尚未

建立时期的无价值、无意义状态，积极有为，创造一个更高、更富有活力的新世界。尼采批判消极的虚无主义，自认为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他号召人们成为创造新价值的超人，积极绽放生命的活力。

那么如何创造新价值呢？尼采认为，既然传统价值的建立是通过回避、拒斥现实，虚构一个彼岸世界，那么新价值就应反其道而行之，要直面现实，把握现实，从现实中生发出积极、高贵的价值和理想。尼采的现实是第一自然，马克思的现实是第二自然。无论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它们都是不断生成着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都蕴含着希望和未来。例如尼采指出，价值虚无的时代恰恰提供了创造新价值的契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

但是“现实取决于看待者的层次、高度和视角”^[25]。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清现实并理解其所蕴含的辩证法。尼采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他在《敌基督者》一书的开篇中明确指出：这本书属于极少数人。马克思也认为受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的遮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握现实。例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德国的玄学家们不从实践出发理解世界就不能正确把握现实；未经宣传教育的工人阶级同样不能正确把握现实，他们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仅仅维持着“肉体的存在”，处在“自在”而非“自觉自为”状态。

马克思和尼采都认为人的自然存在及其生命力是最客观的现实，人只有通过本质力量对象化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才能克服存在的虚无。尼采认为只有生命力强大的人才具有创造精神，他把这种人称为“超人”。只有“超人”才能体验和享受生命创造的快乐，消解存在的虚无。因此，尼采只承认少数个人的生命价值。马克思也重视个人，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6]。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7]。也就是说，没有谁能够独自发

展、实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上文已述,人的自由与人的本质力量成正比,人的本质力量又与“社会的器官”的丰富程度,以及感觉能力的大小成正比。马克思指出,个人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建立的联系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8]。总之,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和确证,都依赖于社会,依赖于他人创造的人化世界,依赖于与他人开展的交往活动。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依赖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9]为什么个人一定要为他人的存在生产呢?一方面,个人的生产总是有限的,而他的需要则是丰富多样的,只有通过合作生产,即“为他人的生产”才能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生产,他人和社会对他也就不感兴趣。这样,他既无法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他自身能力、品质的发展也会由于丧失了社会价值而丧失了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30]

与尼采的“英雄史观”不同,马克思借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弱者(工人阶级)拨乱反正,阐明他们不是自甘堕落的。他们是因为私有制的剥夺而沦为一无所有者,是因为产品异化而无法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导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1]。结果是人们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感受不到人之为人的本质需要和价值。实际上,作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主体,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而且与尼采不同,马克思认为基督教与其说是弱者创立的怨恨强者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马克思把虚无主义和生产力关联起来考察的方法既揭示了虚无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又为超越

虚无主义指明了道路,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32]。也就是说,马克思透过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现象: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工业和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以及世界历史的客观展开等,发现了人类超越虚无主义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并且异化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后,工人阶级(弱者)将“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33]。同时,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他人劳动的社会机制就变得毫无意义,私有制将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状况是:“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34]那时候,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不再囿于利益对立而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35]。这时,劳动将由谋生的手段变成乐生的需要,劳动产品是“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人享用“我”的产品是对“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这时,“人的社会”与“社会的人”真正完成,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由自觉的发展,在利他劳动中确证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和自我的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为人类整体走出虚无主义所指出的曲折道路和光明前景。

四、结语

虚无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现象,尼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把人视为理性的存在,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指出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发展不足是私有制、异化劳动,从而是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尼采和马克思立论于人的自然存在,高度肯定自然生命力的创新价值,认为通过对象化占有人的自由创新本质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出路。尼采由于把人局限在第一自然,看不到人的第二自然“社会的存在”,也就无法揭示人的本质力量源于何处,去向何处。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36],同样适用于尼采。尼采看不到人的社会存在也就找不到人类克服虚无主义的现实道路和依靠主体。难怪施密特认为

尼采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尼采寄希望于未来超人诞生的“积极的虚无主义”终究流于唯心主义。海德格尔批判尼采并没有完成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将形而上学推向了极致，是欧洲思想史上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37]。

马克思发现了第二自然：人的“社会的存在”及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这一真正的现实。在综合人的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基础上，从“四位一体”的整体性视角揭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生成机制，阐明了人的本质力量在于“社会的器官”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建立在“社会的器官”基础上的人的本质力量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马克思同时指出，以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力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从而拯救了被尼采全盘否定的理性价值。

马克思与尼采对现代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虚无主义”的深刻剖析，为我们把握“虚无主义”的社会思潮、辩证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和丰富的思想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平衡和协调物的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关系，使前者支撑而不是消解后者，以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为目的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物质需要之后，要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价值追求，摆脱“虚无主义”的浸染和困扰。并以批判“虚无主义”为契机，从新型文明的视角解读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意义，激活中华民族关于崇高价值追求与实践的历史文化记忆，如对人的社会性、伦理性、责任性的肯定，对心性修养、内在超越、人生境界的追求，对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等，使之实现创新性发展，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 [1][5][6][9][10][11][12][13][15][16][18][19][20][21][24][27][29][31][32][33][34][35][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0；156；4；531；196；190；538；161；163；532；537；190；5；4；501；187；159；182；542；539；190；538.
- [2]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00.
- [3]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32.
- [4]韩王伟.尼采的“敌基督者”与“反自然”的虚无主义[J].哲学分析，2018（3）：30-40.
- [7]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42.
- [8][25]刘森林.面向现实的无能：尼采论虚无主义的根源[J].学术月刊，2014（12）：57-65.
- [14]尼采.尼采遗稿选[M].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7.
- [17]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36.
- [22][23]刘森林.回归自然：马克思与尼采的共同旨趣[J].学术月刊，2017（10）：23-34.
-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9.
- [37]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764.

责任编辑：吴晓霞